

文心雕龍探索

王运熙 著



封面题签 杜兰亭

文心雕龙探索

王运熙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插页 2 印张 7.75 字数 172,000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01—7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630 定价: 1.65元

自序

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十九篇论文，是我从六十年代初到近四五年中陆续写成的。它们并没有对《文心雕龙》全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，而只是对书中某些方面、某些问题作了探索分析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
五十年代我在大学教“中国文学史”课的魏晋南北朝阶段，初步对《文心雕龙》发生兴趣。六十年代初，一度教“中国文学批评史”课，又参加编写文科教材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于是对该书用力较多，写出了《刘勰为什么把〈辨骚〉列入文之枢纽》、《〈文心雕龙〉风骨论诠释》两文和《从〈文心雕龙·风骨〉谈到建安风骨》的初稿。一九七六年后，指导研究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，同他们一起学习、讨论《文心雕龙》，温故知新，又陆续写出了十来篇。现在把它们结集成这本小书。

建国以来，《文心雕龙》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，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，取得了不少成果。经过研讨，对书中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入，有些问题趋向明朗，有些问题则还存在着分歧意见。《文心雕龙》文句比较深奥，全书用骈文写成，字句的整齐匀称，带来意义上的模糊而欠明确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分析解释的过程中，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现象。这是形成分歧意见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我写作这些论

文,主观上力图统观全书,探究刘勰的思想体系,把他提出的理论原则同他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联系起来考察,把他的理论批评同南朝其他文论联系起来考察,阐明刘勰文学思想的原来面貌。但这仅是主观愿望,是否真正做到,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。如果这本小书在对解决《文心雕龙》某些存在分歧的问题上,能起一点积极的作用,那将是我最大的愉快。

关于风骨的解释,可说是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中意见最为纷纭的一个问题,本书收录了三篇从不同角度研讨它的文章。还有《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》一篇,超出了《文心雕龙》研究范围,但对理解刘勰的文学思想关系密切,所以附录在后面,俾便参阅。

书中《〈文心雕龙〉产生的历史条件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》两篇是杨明同志帮助我写成的。他为此付出不少劳力,特此致谢。

一九八四年七月于复旦大学中国语文
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

目 次

自 序	1
《文心雕龙》是怎样一部书	1
《文心雕龙》的宗旨、结构和基本思想	7
《文心雕龙》产生的历史条件	25
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“先哲之造”解	46
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和玄学思想的关系	53
刘勰为何把《辨骚》列入“文之枢纽”?	58
从《乐府》、《谐隐》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	64
读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札记	73
《文心雕龙》风骨论诠释	81
从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谈到建安风骨	91
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笺释	11 ⁶
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试解	130
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	141
《物色》篇在《文心雕龙》中的位置问题	154
刘勰论文学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标准	160
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、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	179
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	196
刘勰论宋齐文风	209

附 录.....	222
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.....	222

《文心雕龙》是怎样一部书

《文心雕龙》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本文拟对该书的性质、主要内容和价值略述我的看法。

刘勰写作此书，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。《序志》篇指出，“文心”是“言为文之用心”，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。《序志》又解释“雕龙”两字的含义说：“古来文章，以雕缚成体，岂取骀爽之群言雕龙也？”原来在战国时代，邹衍善于谈天说地，后来骀爽又发挥其学说，当时有“谈天衍、雕龙爽”之称。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，有如“雕镂龙文”（见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及注）。“岂取邹爽”句与《文心·杂文》“岂慕朱仲四寸之珪乎”句一样，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，句末“也”字作疑问助词用。刘勰这里意思是说：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，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，故采取过去“雕龙爽”的说法，名叫《文心雕龙》。如用现代汉语，大致可以译成《文章作法精义》。

《文心》全书共五十篇，除末篇《序志》为自序外，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，以下分别略作说明。

自《原道》至《辨骚》五篇为第一部分，《序志》称为“文之枢纽”，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。这五篇中，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是一组，《正纬》、《辨骚》是另一组。《原道》等三篇关系密切，

道、圣、经是三位一体。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之文(指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《五经》)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,是文章的典范,所以作文必须取法《五经》。刘勰认为《五经》文风最为雅正,作文宗法《五经》,就有可能达到“情深而不诡”,“风清而不杂”等六项标准,思想艺术都完美。《正纬》、《辨骚》两篇,指出纬书、楚辞两类作品,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“五经”的轨道,但辞采富丽(特别是楚辞),写作时也应吸取。《辨骚》最后指出,作文应当“倚雅颂,驭楚篇”,即以《诗经》为根本,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,“酌奇而不失其真(正),翫华而不坠其实”,即做到奇正相参,华实并茂。这可以说是对《原道》以下五篇的小结,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。汉魏以来,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,所以刘勰用倚靠《诗经》、驾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。扩大一点说,这个总原则应是:倚靠《五经》的雅正文风,吸取纬书、楚辞的奇辞异采。

自《明诗》至《书记》二十篇为第二部分,分别论述诗歌、辞赋、论说、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。每篇有四项内容,所谓“原始以表末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”,就是叙述源流,解释名称性质,评述代表作家作品,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。其中“敷理以举统”一项,常在篇末,分量不大,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,是各篇结穴所在,地位最重要。刘勰把这部分称为“纲领之要”、“大要”、“大体”等等,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。《明诗》篇说:“故铺观列代,而情变之数可监;撮举同异,而纲领之要可明矣。”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与作家作品,就是为了阐明这个“纲领之要”,也就是说,“原始表末”、“选文定篇”两项内容最终是为“敷理举统”服务的。由于时代的变化,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,我

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，少数(如诗歌、论说文)即使写，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，所以“敷理举统”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，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。

自《神思》至《总术》十九篇为第三部分，泛论写作方法。第二部分分论各体文章，指明写作时应注意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，第三部分打通各体文章，泛论写作方法，两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，目的都是阐明写作之道。现代《文心雕龙》研究者常把第二部分称为文体论，第三部分称为创作论，我过去也是这样看，现在觉得这种提法不大确切，因为全书中心是指导创作，单把第三部分叫做创作论是不妥贴的。第三部分的内容很丰富，论述面颇广，但着重论述的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。一是论通篇的体制风格，《体性》、《风骨》、《通变》、《定势》等篇属之。二是论用字造句和修辞方法，自《声律》至《指瑕》九篇属之。此外，还论述了构思、结构安排等问题。

自《时序》至《程器》五篇为第四部分，在全书属于杂论性质。其中《时序》、《物色》两篇论文学同时代、自然景物的关系，《才略》、《程器》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，《知音》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。这五篇除《物色》直接谈到写作方法外，其余四篇均未谈到。在前面三部分分别研讨了写作总原则、写作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、写作方法泛论外，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谈写作，但从创作修养看也颇重要，因而写下了这些篇章。

上面曾说，倚靠《五经》的雅正文风，吸取楚辞等的奇辞异采，是刘勰提出的指导创作的总原则。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，但不要艳丽过度，用刘勰的话说，是要写得雅丽，不要淫丽。魏晋以来，骈体文学日益发达，产生了骈赋、骈文，诗

歌也多用骈偶句,崇尚辞藻、对偶、声调等语言之美。刘勰认为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、汉赋的艳丽文风,走向极端,所谓“楚艳汉侈,流弊不还”(《宗经》)。刘勰是拥护骈体文学的,从《文心雕龙》书中《声律》、《丽辞》、《事类》等篇看,他对骈文所讲究的声律、对偶、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。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。但是,他认为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(诗歌、辞赋、骈文等)存在着很大缺点,文辞过于浮靡华艳,同时内容不真实,缺乏美刺讽谕的良好作用。这是发展了楚辞、汉赋(特别是汉赋)的弊病而形成的。为了扭转这种文风,他大力提倡宗经,企图通过学习《五经》比较朴实的风格,使当时过于浮靡的文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,达到“倚雅颂,馭楚篇”,奇正相参,华实并茂。这一思想贯穿于《文心雕龙》全书。《通变篇》指出,楚汉文风“侈而艳”,魏晋文风“浅而绮”,刘宋初年文风“讹而新”,总的趋势是片面追求绮艳新奇,务华少实。他接着认为要矫正这种弊病必须取法《五经》:“矫讹翻浅,还宗经诰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,而隳括乎雅俗之际。”他所谓质、雅,指学习经书朴实雅正的文风;所谓文、俗,指当时为大多数文人所追求、时俗所爱好的片面重视文采的文风。他要求二者互相调剂,做到质文并重,也就是奇正相参,华实并重。

说到这里,读者或许会奇怪,《文心雕龙》中心既是谈写作,它是一部文章学、文章作法一类的书,怎会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呢?原来,刘勰写此书时,视野开阔,不是就写作谈写作,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,分析其成败得失,总结其经验;同时,书中谈写作,涉及到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,往往展开论述,在总结过去文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。这些内容不但见解精辟,并且比重也相当大,这就使此书成为古代文论中

的巨著。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价值,现代一般论著介绍较详,这里无须多作论证。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。例如《辨骚》篇,其主旨如上文所述,在指明作文应当“倚雅颂,馭楚篇”,但篇中对楚辞的思想艺术成就,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等篇的不同风格特色,楚辞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,作了具体深入的评述,比汉代的楚辞评论有所发展,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就很有价值。又如《明诗》篇,主旨虽在末段“敷理以举统”部分,但前面评述历代诗歌,特别对汉、魏、晋、宋几个阶段的不同诗风,作出了中肯精辟的分析,无异是一篇出色的诗歌小史。又如《体性》篇讨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,主旨在强调作者应当注意学习雅正的作品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文风,但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体,介绍其不同特色,并指出它们为作者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两种因素所决定,对这个问题的论述,比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有较大发展,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又如《情采》篇,他总结了长期来的两种创作倾向:一是为情造文,以《诗经》为代表;一是为文造情,以后代辞赋为代表。它在讨论作家情思与作品的关系、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方面,也提出了可贵的见解。此外,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、继承与革新的关系、文学与现实的关系、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重要理论上,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,《文心雕龙》研究者已多有论列,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。

总之,《文心雕龙》原来宗旨是指导写作,是一部文章作法,但由于它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,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,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,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,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空前巨著。



《文心雕龙》的宗旨、结构和基本思想

人们一提到《文心雕龙》，总认为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书籍，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那样。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的。诚然，《文心雕龙》对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，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、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等等，都作了系统的论述，发表了精到的见解，理论性相当强，不妨把它当作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来研究；但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，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，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，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。

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一开头说：“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。”明确指出其书是讲如何用心做文章的。下文解释“雕龙”两字的含义说：“古来文章，以雕缛成体，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？”按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谈天衍，雕龙奭。”《集解》引刘向《别录》解释说：邹奭发挥邹衍谈天之说，修饰得非常细致，有如“雕镂龙文，故曰雕龙”。“岂取驺奭”句与《杂文》篇“岂慕朱仲四寸之珣乎”句一样，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；句末“也”字作疑问助词用。刘勰用“雕龙”名书，似是说此书论述作文之法，象雕龙那样非常精细。关于这一点或许大家看法不尽一致；但《序志》篇开头那段话表明此书宗旨在讲为文之法，则是没有疑问的。

《序志》篇更指出作者撰写《文心雕龙》，是为了针对当时流

行的不良文风,为写作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:“唯文章之用,实经典枝条,……详其本源,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,文体解散,辞人爱奇,言贵浮诡,饰羽尚画,文绣鞶帨,离本弥甚,将遂讹滥。盖《周书》论辞,贵乎体要;尼父陈训,恶乎异端;辞训之异,宜体于要。于是搦笔和墨,乃始论文。”也鲜明地表述了此书的宗旨是为了指导写作。范文澜同志说:“《文心雕龙》的根本宗旨,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。”(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二编五章三节)这话说得很中肯,可惜范氏对此没有展开论述。

《文心雕龙》这一宗旨,贯穿全书,许多地方都扣紧宗旨,论述如何把文章写好;而且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出来,经纬交错,把如何写好文章的道理讲得很周密。《文心雕龙》共五十篇,除《序志》为自序外,此外四十九篇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,下面就对这四个部分逐一进行分析。

一

自《原道》至《辨骚》五篇为第一部分,刘勰自称这是在讲“文之枢纽”,是全书的总纲。这五篇中,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为一组;《正纬》、《辨骚》为另一组。

《原道》等三篇关系非常密切,道、圣、经是三位一体,所谓“道沿圣以垂文,圣因文而明道”(《原道》),而其归宿则在于说明圣人作文(即《五经》)是文章的楷模。刘勰认为,文章是道的表现,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来表现道,用以治理国家,进行教化。圣人的文章很雅丽,“衔华佩实”,为后人树立了榜样。他更指出:如果作文能宗法五经,则有六种优点(即“六义”之美):一是“情深而不诡”,即感情深挚而不浮诡;二是“风清而不杂”,即风貌清明而不芜杂;三是“事信而不诞”,即记事信实而不荒诞;四是“义直而

不回”，即思想正直而不邪曲；五是“体约而不芜”，即体制要约而不杂乱；六是“文丽而不淫”，即文辞美丽而不淫艳。情深、事信、义直三点是就思想内容说的，风清、体约、文丽三点是就艺术形式和风格说的。如果不宗法《五经》，就会追随楚辞汉赋的流弊而不能自拔。所以《原道》等三篇的主旨就在强调作文必须宗经。

刘勰虽然强调宗经，反对片面学习“楚艳汉侈”，但他对《五经》以后文学方面的新创造，并不笼统地加以排斥，而是主张在宗经前提下适当吸收。《正纬》篇从四个方面指责纬书多伪，与经背谬，但也肯定纬书“事丰奇伟，辞富膏腴，无益经典，而有助文章，是以后来辞人，采摭英华”，指出它们在题材、文辞方面均有可取之处，并为后人所采摭。《辨骚》篇对《楚辞》各篇的思想艺术作了具体分析，指出它们有“同于风雅”的四事，也有“异乎经典”的四事，但总的说来，他对楚辞的评价很高，认为《离骚》是“奇文郁起”，“其文辞丽雅，为词赋之宗”；《楚辞》各篇是“气往轶古，辞来切今，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矣”。还指出了《楚辞》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，“其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”。最后，刘勰认为作文必须“凭轼以倚雅颂，悬轡以取楚篇，酌奇而不失其真（一作“贞”，意同“正”），翫华而不坠其实”。所谓“真”、“实”，兼指规正的内容和朴实雅正的语言风格；所谓“奇”、“华”，兼指奇特的内容和华美奇丽的语言风格。因此，“真”、“实”、“奇”、“华”也可指综合内容和形式的艺术风格，即体制。刘勰认为作文应以雅、颂等经典为根本，同时尽量采取《楚辞》的优长，做到奇正相参，华实并茂，这是他总结了《五经》、纬书、《楚辞》等书的文学特色以后对创作提出的一个总原则或总要求。

自汉末建安年代以迄南朝，诗赋和各体骈文日益发展，作家们大量写作诗赋，注意抒情写景，忽视儒家所倡导的文学的政治

教化作用；注意语言形式的华美，缺乏朴实的文风。对此，李得在《土隋文帝书》中曾加以猛烈攻击。所谓“贵贱贤愚，唯务吟咏”。“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”。“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”。“指儒素为古拙，用词赋为君子”。刘勰对这种“楚艳汉侈、流弊不还”的现象也有所不满，因此强调征圣宗经来加以纠正。在《征圣》篇中，他指出圣人之文在政治教化、外交、修身各方面的积极作用，指出“圣文雅丽，衔华佩实”，在《宗经》中，他指出宗经才有“六义”之美，都具有补偏救弊的意义。

但另一方面，刘勰也非常重视文采，重视文学的创新和变化。《五经》之文，除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的许多篇章富有文采外，其他各经的绝大部分都是质朴少文的，刘勰却称道“圣文雅丽”，《通变》篇也说“商周（主要指《五经》）丽而雅”，强调其丽，这实际上是片面夸张了《五经》的文采，来适合他所树立的艺术标准。他对《楚辞》奇丽之文，给予极高的评价，认为其“气往铄古”，《时序》篇也大力赞美屈宋辞赋，以为“观其艳说，则笼罩雅颂”，这实际上是肯定《楚辞》在艺术上超越雅颂，有着巨大的创新。

《辨骚》实际上是酌骚。在对骚赋与《五经》进行具体比较、剖析其同异以后，刘勰认为在不违背《五经》雅正文风的前提下，应当尽量酌取《楚辞》的奇辞丽采，做到奇正相参，华实并茂。这种不囿于经书的旧传统，大胆肯定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，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也是他善于总结历代文学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成果。它不但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提出的一个总原则或总要求，也是他评价历代作家作品的一个总标准。刘勰把《辨骚》列入“文之枢纽”，而不是归于《明诗》、《诠赋》一类，正是由于通过《辨骚》，与《宗经》等篇联系起来，完整地表明了他

这个基本思想。

二

从《明诗》到《书记》二十篇为第二部分。这部分一般研究者称为文体论，我认为更确切地说，应称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，因为其宗旨是阐明写作各体文章的基本要求。《序志》篇介绍全书上半部内容云：

盖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圉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，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

“论文叙笔，则圉别区分”两句，是说把文章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大类，分别加以论述。《明诗》至《谐隐》十篇论述有韵之文（其中《杂文》、《谐隐》两篇兼有无韵之笔），自《史传》至《书记》十篇论述无韵之笔。“原始”以下四句，指出各篇内容大致分为四项：原始以表末，是叙述该体文章的源流；释名以章义，是说明该体文章名称的含义与性质；选文以定篇，是列举该体文章的代表作家作品加以评述；敷理以举统，是论述该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。四项内容，从次序和分量看，一般是：先是释名，很简括，分量最小；次讲始末，再次选文，这两项有时合在一块讲，提及不少作家作品，分量最大；最后敷理举统，分量较始末、选文两项为小，但它是各篇的结穴所在，前面三项内容，归结起来都为阐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服务，所以它的地位最为重要。上引《序志》篇说：“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”这“纲领”指什么？它既可指《原道》等五篇，更着重指此处二十篇中的“敷理以举统”这一项。请看例证：